

● 殷海光作品系

殷海光

著

逻辑新引 怎样判别是非

Luoji Xinyin
Zenyang Panbie Shifei



上海三联书店

殷海光
著

逻辑新引 怎样判别是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 殷海光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7
(殷海光作品系列)
ISBN 7-5426-1970-5
I. 逻… II. 殷… III. 逻辑 IV.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0035 号

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

著 者/ 殷海光

责任编辑/ 黄 韶

特约编辑/ 黄曜辉

装帧设计/ 范桥青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 — mail: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9.25

印 数/ 1—5000

ISBN7-5426-1970-5

C · 66 定价: 20.00 元

本书版权通过彼岸学术出版策划室获得

Luoji Xinyin
Zenyang Panbie Shifei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说明

殷海光(1919—1969)，湖北黄冈人。早年求学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1949年赴台。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殷海光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继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他称自己为“五四之子”，是“五四后期人物”。在台湾的二十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也因此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殷海光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在抗战时期，曾毅然投笔从戎，是当时第一个从军抗日的研究生。

殷海光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著作，批判专制极权，传播民主理念，这些著述以其深刻的思想、缜密的逻辑、饱蘸激情的文字影响了海外知识界和民众，在民主思想的启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包括大陆知识界在内，仍有不少爱读殷海光著作的“殷迷”。

我社曾在二〇〇二年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社决定推出“殷海光作品系列”丛书，在近期内陆续出版。该丛书除包括殷海光的主要著述外，还将包括一册由多位著名人士合撰的殷海光

纪念集，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出一本资料翔实、评述客观中肯的殷海光传，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殷海光的思想，了解其高尚人格。

殷海光师从哲学家金岳霖，又深受罗素、海耶克等人的影响；他的整个学术思想有两大支撑——逻辑经验论和自由主义观念体系。因此，殷海光反对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严重的误解，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采取了偏激的立场，对此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因而丛书出版时，我们对这些内容作了删削。尽管如此，其著述中仍可能存在一些不妥的叙述，希望广大读者能以批判的眼光、独立思考的态度来阅读。

同时，我们也希望学界朋友尊重和重视殷海光先生在艰苦的境况中所作的思想探索，切勿简单“绕过”或轻易“超越”思想先驱（不仅仅是对殷海光）。殷海光的著作和思想，是二十世纪中期汉语思想界的耀眼华章；他所成就的道德人格和智慧，是值得知识界珍视的精神遗产。与经院思辨、文本演绎相比，在社会动荡和生命经验中获得的学术思想成果更为可贵——这是人类的真智慧。

上海三联书店
二〇〇四年四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逻辑新引	1
前 语	3
第一次 逻辑的用处	6
第二次 真假与对错	19
第三次 推论是什么?	30
第四次 选取推论	42
第五次 条件推论	55
第六次 二难式	69
第七次 语句和类	75
第八次 位换和质换	90
第九次 对待关系	101
第十次 三段式	117
第十一次 续三段式	123
第十二次 变 式	134
第十三次 关 系	141
第十四次 关于思想三律	149
第十五次 语意界说	161
第十六次 分类与归类	172
第十七次 诡 论	181

第十八次 科学方法	188
第十九次 种种谬误	203
第二十次 余 话	218
怎样判别是非	227
前 言	229
第一章 种种谬误	230
第二章 了解科学	246
第三章 科学与语言	262
第四章 科学与假设	269
第五章 比 拟	274
第六章 三种形定方式	280
第七章 穆勒方法	284
第八章 读些什么书？	289

逻辑新引



前　　语

一

这本书可以说一部分是作者从事逻辑教学的经验产品。

若干年来，一般读者苦于逻辑枯燥无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三年前，作者试着以对话体裁写了一本逻辑入门的书。从同类书籍的行销数量比较起来，事实证明作者采取对话体裁写这类的书是符合一般需要的。来台以后，作者又教这门功课，但那本书已经绝版了。因应教学上的需要，作者又用对话体裁写了一本讲义，由学校油印，内容较前书有所改进。讲义印出以后，一搁又是四年，作者没有再用到它。这四年里，学生们纷纷以介绍逻辑读物相请，这类事实，使作者觉得颇有将那份讲义改变成书的形式之必要。可是，去年翻阅那份讲义时，作者认为有许多应该包含进去的东西没有包含进去，而且有许多地方简直不行了，于是，动手大加修正。认真说来，这本书是作者用对话体裁写这类书的第三次。

二

依照英美的标准而论，本书包含了英美基本逻辑教程中应该包含的全部题材，至少大部分题材。不过，在题材的处理上，作者还是多少作了不同的权衡。作者的权衡是以这几个条件为依据：一、着重应用方面；二、着重纯逻辑的训练；三、介绍新的说法；四、修正传统逻辑的错误；五、在必要时，提出作者的贡献。

以这五个条件为依据，除了为适应本书的体裁和目标而摄入的因素以外，作者在这本书中，对于现有的逻辑题材，有所多讲，有所少讲；对于有些人认为是逻辑题材而从现代逻辑眼光看来不属逻辑范围的题材，则根本不讲。在作者认为不当浪费读者脑力的题材上，作者不愿多写一条；在作者认为读者应该攻习的题材上，作者不吝多费一点笔墨。在有些地方，直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不少逻辑教科书继续重述传统逻辑中所混杂的文法、心理学、知识论，甚至于伦理学和形上学的若干成分。这对于增进读者的推论能力会有什么帮助？在选取逻辑教材方面，我们应须不太忽视欧美最近数十年来逻辑方面重大的进展才好。

三

本书既是根据作者从事逻辑教学之经验而写成的，因此，差不多对话中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转折，都是习基本逻辑者所常发生的。在学习的历程中，如果大多数人可能发生的问题相差并不太远，那么作者希望这本书对于希望自修逻辑的人有所帮助，正如希望它对于攻习大学基本逻辑的人有所帮助一样。

运用这种体裁写逻辑书，作者倍感吃力。当然，如果一个人吃力而多数人得以省力，那么是件很值得的事。但是，作者所希望的，是读者在比较省力的条件之下训练严格的推论力，甚至于到达森严的逻辑宫殿，所以在不可避免用力的时候，还得读者自己用力。攻习任何科学，相当的牛角尖是一定要钻的，如其不然，我们将永远停留在浮光掠影的阶段。在钻过牛角尖以后，如果我们增益了相当的智能，那么正是我们到达了进步之起点。

殷海光

第一次 逻辑的用处

“你上哪儿去？”周文璞从后面赶上来，一把拉住王蕴理。

“我到教逻辑的吴先生那儿去。”

“找吴先生干嘛？”

“找他问些问题。”

“问些什么问题？”

“问……问……问些……”王蕴理吞吞吐吐地支吾着，又把头低下来了。

“书呆子！问些什么？快些说！”周文璞追问。

“你……你……没有兴味，何必对你说！”

“说说看，没有兴味就不往下问。”

“我预备问一些与思想有关的问题，你是没有兴味的。”

“哈哈！哈哈！你又是那一套。这年头最要紧的是实际活动，讲什么思想不思想！”

周文璞没有作声，依然低着头向前走。

“喂！劝你这书呆子，要认清时代，不要枉费心血，弄那些无益的玄虚呵！”周文璞提高了嗓子，像是有意激动他。

“无益的玄虚？”王蕴理带着质问的口气。

“是的，是无益的玄虚。”周文璞肯定地回答。

“周文璞！如果你个人对于与思想有关的问题没有什么兴味，这是你个人的自由，我没有什么意见可以表示的。然而，你是不是以为只要从事实际的活动，而从事实际的活动时，用不着思想呢？请你明白答复我。”王蕴理严肃起来。

“在从事实际活动时，去干就成了，还要什么思想！”周文璞回答。

“如果你以为从事实际活动时用不着思想，你这种观念便根本错误。”王蕴理表现着他平素少有的肯定态度。

“为什么？”周文璞不服气。

“人类是一种能够运用思想来指导行为的动物，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愈精细正确，他的行为至少可以减去许多错误，或者可以获得成效。你看，一座高楼大厦在未着手建筑之前，必须经过工程师运用思想，精密设计，绘出图案，然后才可以按照计划来建筑，这不是思想的用处吗？思想既然这样有用，然而你以为从事实际活动时用不着思想，这种观念不是显然错误吗？”王蕴理说了一阵子。

“如果只有工程师用思想来设计，而没有工人去做，高楼大厦会成功吗？”周文璞反驳道。

“哦！”王蕴理笑了，“请你把我的话听清楚。我只是说，如果我们以为只要实行而无须思想来指导，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我并没有说只要思想而不要实行呀！”

“好吧！就依你的话吧！有些人思想非常清楚精细，可是，做起事来却不见得比旁人高明。就说你老哥吧！你的思想这样精细，为什么一到大街走路就惶惶恐恐，像个乡巴佬呢？”

“请你把我所说的话的真正意义弄清楚。我只说，我们的行为不可没有思想的指导，可是，”王蕴理郑重地说：“这句话并不就是等于说，仅仅有思想，不要行动，我们就可坐享其成的。

“自然咯！如果仅仅有了一个很好的建筑设计，而没有工人来

完成,一定成不了高楼大厦。可是,如果仅仅有了工人,而且我们假定这些工人一点关于建筑学的知识也没有,那么还不是如同其他动物一样,虽然看见一大堆很好的建筑材料,也做不出房屋来么?

“可见仅仅有了思想而没有行动,我们不会完成什么事。可是,如果完全没有思想,我们便毫无计划,一味乱动。这样,我们一定不会成什么事的,思想之必不可少在此;而思想被一般人所忽略也在此。因为,有了思想并不一定在实际活动方面会表现出一般人显而易见的功效。可是,如果没有思想,在行动方面一定常常没有功效。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评论思想对于行为的关系,便可以看出思想真正的用途了。思想的效用往往是曲折而间接的,而一般人只注意到直接的效用,因此忽视了思想的效用。至于我上大街像个乡巴佬,这与思想力之强弱毫不相干。也许,……也许是因我的神经太紧张了。”王蕴理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笑了。

周文璞一声不响。

王蕴理冷静地望着他,空气顿时沉寂下来。他们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去了。

“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王蕴理打破沉寂。

“我……我……”周文璞似乎陷在迷惘之中,“我觉得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思想不是没有用的,不过,我总以为你说的有些空洞。所谓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也说不太清楚,还是去请教吴先生吧!他是专门研究逻辑的。”

两个人谈论着,不知不觉已经拐了几条幽静的小巷子,走到一家门前,王蕴理叩门。

“谁?”

“我们来看吴先生的,吴先生在家吗?”

“请进。”

门打开，一个小花园在眼前出现。一位头发灰白、戴着眼镜、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走出来。

“这位就是吴先生。”王蕴理向周文璞介绍。又回过头来，“这是我的同学周文璞。”

“哦！好！请客厅里坐。”

“我们特地来请教的。”王蕴理说。

“很好！我们可以讨论讨论。……现在二位对于什么问题发生兴趣呢？”

“我们刚才在路上辩论了一会儿，”王蕴理笑着说，“是关于思想和逻辑这一类的问题。”

“哦！这类问题是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楚的。”老教授抓抓头：“比如说‘思想’这个名词吧，意指可不少。这个名称，通常引用的时候，包含的意思很多。弹词上说‘茶不思，饭不想。’这儿的‘思’、‘想’是一种欲望方面的情形。‘思想起来，好不伤惨人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回忆或怀念。古诗中的‘明月何皎皎，垂幌照罗窗，若共相思夜，知伺忧怨晨。’所表乃是忆恋之情。‘我想明天他会来吧！’这是猜的意思。‘我想月亮中有银宫。’这是想象。‘这位青年的思想很激烈。’这儿‘思想’的意谓，实在是指着一种情绪，或是主张。有的时候，所谓‘思想’是表示思路历程，例如‘福尔莫斯衔着烟斗将案情想了半点钟。’有的时候，所谓‘思想’是指思想的结果，如‘罗素思想’或‘欧洲思想’。又有些时候，‘思想’是指着思维而言的。例如，‘你若照样想去，便可得到与我相同的结论。’自然，还有许多别的意思，不过这里无须尽举。就现在所说的看来，我们可以知道通常所谓的‘思想’，其意指是多么复杂了。

“可是，在这许多意思之中，只有后一种与现在所要讨论的主